



商业谍战  
扑朔迷离

序

家燕是思乡的鸟儿。无论迁飞多远,相隔千山万水,定能靠着惊人的记忆力返回故乡。

家燕又是恋旧的鸟儿。返家的燕子,头一件“大事”,便是雌鸟和雄鸟一起修补旧巢。旧巢被毁了也不走远,会在附近搭建新窝。每年燕子返乡,都是正值春回大地之时,所以燕子又被称作知春鸟。

01 突发血案

然而这温顺恋家的鸟儿,却又有着神秘的一面:它们常在深夜启程,明月当空,一闪而过,如逃亡的剑客,急切而神秘。据说家燕并不惧怕寒冬。可它们为何要长途跋涉,远离故土?

有人说,家燕迁飞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捕猎。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正是自然界的求生法则,也是每个秘密调查师都明白的道理。

秋末冬初,晴空万里。谢春燕(周围的人都叫她燕子)站在停车场边上,抬头仰望大厦,大厦背后是深远的天空。

转瞬间,在燕子眼角的余光里,一团黑影从天而降,紧接着,一声闷响从一辆白色金杯车后传来。有人在尖叫,保安们朝着金杯车跑过去。燕子也跟着跑过去,她身上尚且保留着医生的本能。只见一个男人侧着头趴在水泥地面上,雪白的衬衫塞在黑色西裤里。皮鞋掉了一只,另一只还在脚上。殷红的血,从白衬衫下蔓延开来。

是他!燕子顿时手脚冰凉,脑中一片空白。

一周以前。

大韩航空758次航班,正穿越赤道的夜空。758次航班的目的地,是远在南半球的岛国——斐济。

此次航班上的乘客以黄种人居多,有韩国人,有日本人,也有不少中国

人。500美金一晚的海边度假酒店,对不少中国人而言,早已不算什么。

在758次航班的乘客中有这样一名中国人:徐涛,华夏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处处长。他四十岁上下,国字脸,戴金丝边近视眼镜,儒雅而忠厚。

徐涛周围的乘客都睡了,只有他头顶的阅读灯还亮着。他正专心凝视着邻座的小女孩。她叫丫丫,是他三岁的女儿。丫丫睡得正熟,嘴角微微带着笑意。他爱女儿,可他也爱菊,那个将他拖入迷途的女人。

菊是妖精变的。他已没有回头的余地,从他第一次把公司的现金汇入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开始。

那是登记在徐涛名下的公司,他和菊共同拥有。除了他们俩,没有第三人知道这件事。就算到百慕大的公司注册部门去调查,也查不出那公司的股东到底是谁,这就是百慕大的好处。

他是个老实人,但那是在遇到菊之前。他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胆小怕事,近乎迂腐,他就像他的父母。但爱情对于老实人就是毒药。

菊是他的领导,华夏房地产公司的副总,万人企业的二把手。她漂亮、干练,但以前没得到过真爱,这是她告诉他的。她爱他。她不许他叫她赵总。她说,叫我菊,我的小名。只有你知道。

菊不想继续周旋在领导和老总们

之间,因为遇到了他。菊要和他一起终老,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但在此之前,菊需要他的帮助。那些老总和老板都是狡猾而贪婪的狐狸,他们把国家财产和职工的血汗钱化为己有。菊曾是他们的帮凶,现在她要抽身而退,带着属于她的那部分——属于她和他的,因为他是她的真爱。

菊和他的合作天衣无缝。几千万元的承包工程款,已经汇入百慕大的账户。只不过那些承包工程的公司在地上并不存在,就如同由他和菊经手的另外几个“大项目”一样。下次审计要在三个月之后,那时他们早就消失了。他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徐涛的妻子也是老师,和他过着白开水一样的生活。徐涛的父母更喜欢她一些。但徐涛爱自己的女儿,他是公认的好爸爸。他发过誓,要给丫丫一切,除了完整的家庭。最近他心中常常感到疼痛。

他瞒着菊和妻子给丫丫办了护照,买了机票。妻子在外地开会,他不想把丫丫丢到外婆家,他和女儿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菊正陪着领导打高尔夫球,明天她将搭乘同一次航班,从北京经首尔飞往斐济。只有在万里之外的小岛上,他们才能像真正的恋人一般。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点评空战  
展望未来

2001年9月11日,随着纽约世贸大楼冲天的烈焰,人类战争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0月7日,美国飞机横跨半个地球,到达阿富汗上空投下炸弹。21世纪第一场大战的大幕就此拉开。

从恐怖分子撞楼,美国宣布是战争行为并将展开报复,到第一枚炸弹落下,只有26天,堪称军事史上从酝酿到发起时间最短的战争。

01 一个崭新的战场诞生了

此后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曾经打败苏联10万大军,并在内战中所向披靡的塔利班,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就一溃千里,作鸟兽散。

美国在阿富汗的胜利对于它自己来说当然是胜利,但对于军事史来说,更像是一个标志——空中力量百年历程发展的一个完美的顶点。

从第一架飞机诞生到今天,不过100年的时间,而飞机用于军事才90多年,但战争的面目已经变得让人们不敢相认。

回顾20世纪100年来的军事史,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酷记录之后,会赫然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和现象:几乎所有重要战争和重大国际事件,都笼罩在一双巨大翅膀的阴影之下。

20世纪的军事史,仿佛就是一部飞机——空军——空中力量应用、发展、壮大的历史。如果说空军是一粒种子,那么它萌芽于一战,生长于二战,结果于越南战争,成熟于海湾。

到了今天,是收获期。

1903年12月17日,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郊外的旷野上。一个外形古怪的木制动力装置,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足足在空中飞行了59秒。年轻的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振臂狂呼:“飞行器时代终于到来了!”

但是两年后莱特兄弟并非出于高尚

动机向军队出售他们发明的举动,使后人对他们却人类3000年梦想的敬仰到此为止。虽然美国陆军愚蠢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欧洲人却因此获得了灵感:

1908年,一位叫亨利·法尔芒的人驾驶他自己研制的飞行器在法国的伊西做了一次一公里的圆圈飞行,标志欧洲从此跨入真正的飞行器时代。

1909年,一位叫路易·布莱里的青年驾机飞越了英吉利海峡,引起世界一片欢呼。但是,英国在这次欢呼声中打了一个寒战:英吉利海峡再也不足以成为帝国天然的屏障,单纯的海上防御时代即将过时。

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都注定将被强制性地首先用于战争。这个铁定的法则虽然不像钢铁般冰冷,但像钢铁一样坚硬和真实。

人类为跨出从地面到天空小小的一步,用了3000年,而想到从空中杀人只用了8年。当20世纪的曙光里投下人类翅膀的影子,战争无所不用其极的本性便再一次昭然若揭。

1911年,意大利为夺取奥斯曼帝国北非省份的黎波里塔尼亚(今利比亚首都),于9月27日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遭到拒绝。两天后意大利宣布开战。

10月23日16时19分,意大利陆军航空队长皮亚扎上尉驾驶一架单翼机,飞到土耳其军队光秃秃的阵地上空侦

察。这是飞机首次出现在战场上。虽然飞机首次参战,其任务不过是实施昼间和夜间侦察,为炮兵和战列舰指示目标,实施象征性的轰炸;但从战场已被延伸到天空这一点来看,意土战争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可是,欧洲的将军们谁也没有把这个日后大有前途的战争新生儿当回事。按照上一场战争的思路,德军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预计的时间是6个月。英法在作战开始后也没有把战争进行的时间设想到一年以上。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一场大战,也许只需要高明的指挥和传统的陆军就行了。但在马恩河出乎意料的4年对峙,让双方的将军们备感尴尬。由于没有任何空中计划,所以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德国只有180架飞机,法国只有130架,英国只有60架,且都不是为军用而设计的。

战争是最好的老师,它教会人们在仰望天空的时候仰望未来。正当这些大腹便便的将军在他们豪华的司令部里,筋疲力尽的士兵在泥泞的战场上,不约而同仰天长叹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双巨大的翅膀疾掠而过,在天上打开新的突破口!一个崭新的战场在军人的灵感里一跃而出。在军人的眼里,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成为战场。

(摘自《赢在制空权》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